

速成識字班補充讀物

英雄模範

于春銀的故事

鍾子芒編寫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告 讀 者

我們這套“速成識字班補充讀物”是編給識了一千五百個常用字的速成識字班的學員們讀的。我們編寫這套書的時候，盡量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公佈的一千五百個常用字，碰到非常用字的時候，就註上讀音，有時還加上解說。我們的目的是要幫助速成識字班的學員們鞏固已經識的常用字，有步驟地擴大字彙，來提高閱讀和寫作的 ability。

這套書，在內容方面分做時事政策、蘇聯介紹、祖國的建設、互助合作運動、英雄模範、文學名著故事、歷史傳記、地理常識、科學衛生、工農兵寫話、學文化故事、文化娛樂等十幾類，我們決定先編一百種，以後還要繼續編下去。

我們希望：速成識字班的教師們注意幫助學員們從這套書裏來挑選適當的讀物，並且把你們對這套書的意見和學員們的意見隨時告訴我們。來信請寄上海紹興路五十四號華東人民出版社轉。

速成識字班補充讀物編委會

目 錄

- 一 跟“老鼠”打仗.....(1)
- 二 “好硬的骨頭!”.....(5)
- 三 收到了無頭信.....(8)
- 四 遭 (調平名)
[糟] 到了暗算.....(11)
- 五 光榮入黨.....(15)
- 六 文化上也翻身了.....(19)

一 跟“老鼠”打仗

在上海，靠近麥根路火車站（就是現在的上海東站），有一個很大的運貨棧（^{讀出}戰），這運貨棧進進出出的貨物很多。在以前，有些奸商、小偷在貨棧頭上動腦筋，時常走私逃稅，偷盜客商的東西，活像一隻隻的“老鼠”。

上海解放後，這些“老鼠”們，只得在運貨棧的十一個門口東張西望——有的愁眉苦臉，有的咬牙切齒，都說：“這個巡守員（^巡讀）小組長好兇，弄得我們一點沒辦法。”有的便在附近的小旅館裏拍檯子，說：“老子要給巡守員顏色看看。”

這些“巡守員”是誰呢？他就是麥根路貨棧巡守員小組長，叫于春銀，蘇北人，是一



個近五十歲的老年工人，生來吃苦耐勞，經過風吹雨打。從十歲左右，便被地主趕出家鄉，討飯到上海，賣過大餅油條，還拉

過黃包車；住的是草棚棚（讀^{ㄉㄨˋ}_棚），吃的是菜皮，有時連菜皮都吃不飽。

到了二十歲，進了英國老闆（讀^{ㄩˋ}_板）開的電車公司，做一個小工，一做便是二十年，從早做到晚，還要挨打挨罵。本來英國老闆是把中國工人當牛馬使用的，看見于春銀的身體不大好，就說他的眼睛（讀^{ㄩˋ}_睛）不靈光，沒有“工作能力”，一脚把他踢開。在那時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勾結（讀^{ㄍㄨˋ}_又）在一起，有苦無處訴，只得託人另找事情。好不容易，才在麥根路車站當

了個臨時工，每天還是一睜開眼睛便做活，做得頭昏眼花，也老是要挨餓。他痛恨反動派的窮兇極惡，時常想：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不是人過的日子！

共產黨來了，一切變了樣。領導上看見于春銀老老實實，工作肯負責，就把他由臨時工升做鐵路正式工人。他深深感到新社會真是不同了，工人受尊敬了，做事就更來勁。由於他工作積極，不久，就當上了麥根路貨棧的巡守員小組長。

他做巡守工作，很是認真，查得緊，管得嚴，日夜領着隊員，在兩里多長的軌道（軌道）上巡查。當時麥根路車站的道路有些地方積了污水，他便站在水中指揮卡車（卡車）出進。有一次，軍事代表看見他腳底起了泡，就要他休息，但是，他仍堅持工作。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敵機轟炸的時候，他被石子擊傷了，又送他去住醫院。于春銀活了這麼大年紀，才碰到有

人像親人一樣的愛護他。

尤其是那個繆站長（口^[繆]么^[妙]），人沒架子，時常對於春銀講革命道理。他告訴于春銀：“革命的勝利，得來可不容易，是毛主席領導着老百姓拿了鐮刀、斧頭、鋤頭，一仗一仗打出來的。我們要使日子過得更美好，就要埋頭苦幹，做好國家的建設工作。”

于春銀把這些話都記在心裏，還對裝運貨色的工人說明保護祖國資財



的道理，要大家團結起來跟奸商、小偷鬥爭。於是七、八十件偷盜案，大筆小筆的逃稅案，都查得清清爽爽，給“老鼠”們一個大打擊。這

班奸商、小偷因為再沒空子好鑽(讀^丁又^馬，_租海_拼)，急得開起會來，討論對付于春銀的法子。

會上，有一個奸商提議：于春銀家裏很窮，可以送些鈔票(鈔^讀票^抄)、禮物去，只要他一收下鈔票、禮物，于春銀的錯處可捉牢了，要他朝東，就不敢向西。這條計策，“老鼠”們都贊成，當場決定派一個叫張天才的煤炭公司老闆出面去打交道。

二 “好硬的骨頭!”

那個張天才是一個心眼兒很壞的商人，他想：于春銀這樣一個老粗，只要幾句花言巧語，便可以隨他擺佈。於是他在第二天便買了衣料、鹹肉，還預備了一大把鈔票，趕到于春銀家裏。一見于春銀，便說：“老于辛苦了，我們幾個弟兄，都經常要麻煩你，特地推我來望

望你。”

老于一聽，便知道這壞蛋來意不善，連忙說：“你們做你們的生意，我做我的工作，沒有什麼麻煩不麻煩！”

姓張的碰了這個釘子（釘讀ㄉㄧㄥˋ），便望了望他住的竹頭平房，裝做很同情的樣子說：“老于，生活負擔太重了，一家好幾口人的生活要你老于一個人挑，真不簡單，真不簡單！”

于春銀忙說：“沒有關係，比過去的日子要好得多了。”

張天才瞧這老于好辣手，心裏想：光是空口白話打不動他的心，禮物一送上，老于的眼睛準會花，心也準會跳。所以就開門見山，把衣料、鹹肉放在桌子上，打着笑臉說：“老于，別客氣，我們知道你的困難，這是一點小意思，你收下吧。”並且把鈔票拿出兩疊（讀ㄉㄨㄛˊ_{ㄉㄨㄛˊ}），硬要放進于春銀的袋袋裏。使得于春銀火了，說：“趕緊帶回去，我不能平白接受人家的東西！”

張天才還是面上笑嘻嘻(譏^丁希)，拉拉扯扯(譏^个本)地，老子只催他“快走，快走”，把個張天才弄得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，提了火腿，拿了衣料就跑。嘴裏低低的罵一聲：“這東西，好不識抬舉！”

回到了“老鼠窠(譏^个顧)”，大家又打主意。有一個奸商，他自覺引誘幹部有一套花巧，他說：“說不定是嫌少；下次多送一些錢去，‘有錢能使鬼推磨’，不怕姓于的不跳進我們的手心裏來。”

過了幾天，兩個奸商搞在一起，偷偷摸摸上了于春銀的門，依舊要出這一套把戲。于春銀臉板得鉄青，指着他們的鼻子說：“你們想做犯法的事情，來要我上當，真不要臉！”

這兩個奸商聽了哭不得，笑不得，一個想跑開，一個便把鈔票塞進自己的衣袋裏。于春銀一步一步逼緊：“你們再把這些髒東西拿來，我就把你們送到公安局去！”

兩個奸商咬牙切齒的回去，他們都說“于春銀這老頭子，倒生得好硬的骨頭，連水也倒不進。我們本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現在，我們的生路沒有了，可要跟于春銀拚一拚。”

壞蛋們見軟的不行，就決定使出硬手段，繼續向于春銀進攻。

三 收到了無頭信

隔了不久，于春銀收到了一封信，無頭無尾，信上東倒西歪（^{讀X万}_{〔外〕}）的寫了十三個大字：

“你再不放鬆點，我們就要你的命。”

老于自己不識字，等到在學校裏讀書的小兒子于萬忠回來，把信唸給老于聽了後，他只冷笑了一聲，毫不害怕，把信放在袋裏，跑去報告上級。上級同志鼓勵（^{讀力}_{〔利〕}）他說：“你很勇敢，但是你可要提防這些壞蛋。”

老于回答說：“我要替國家、替人民做事，壞蛋就不放鬆我，我也不放鬆這些壞蛋。”

“說得對！”上級同志拍拍他的肩說：“老于，你好好的幹，人民政府和弟兄們撐你的腰。”

老于報告了上級後，又把接到無頭信的事情，在公安局裏備了案，老于多高興。現在，同志們個個關心他，膽氣更壯了，壞蛋只好躲在牆角落裏說鬼話。

但是，壞蛋們見老于沒有回信，不肯“投降”，他們又向老于進行恐嚇（調^黑）。有一次，老于從澡堂（澡^澡堂^草）裏洗澡回來，袋袋裏發現一張紙條，不知是哪個壞蛋放進去的，上面寫着：

“于春銀，死腦筋，你要不轉心，隨你陰溝裏死，還是河浜（浜^邦）裏亡。”

語氣好兇，老于雖然沒擺在心上，他的妻子可急壞了，勸他不必和這些壞蛋鬥爭下去。

老于便對妻子說：“千萬不能上那些壞蛋的當。拿他一個錢，國家要損失十個錢，並且我們全家都被他們牽上鼻子，永世見不得人。”

妻子說：“你四十八歲了，靠你一個人顧國家，也顧不過來，何苦呢？”

老于笑了起來，說：“你真是連老繆的話都忘了。現在是我們工人當家，保護國家財產，每個人都有責任。以前討



飯的日子，你還記得吧！那時過的日子就像一條狗。國民黨時光，我拚死賣活做臨時小工，還是少吃沒穿。現在，我們一家，穿得暖暖的，吃得飽飽的，要不是共產黨來了，哪有今天！”

他的妻子一想，果真不錯。現在全家都能

吃上大米飯，也時常吃到黃魚和雞蛋，還添了兩條新被子，做了好幾套衣服，跟解放前是天差地別。所以她聽了老于的話，只是點頭。

于春銀便又講下去：“假如我拿了人家的錢，那就是做壞事，別人就會在你的背後，罵你是貪污婆子，罵萬忠是貪污分子養的小鬼頭，難道你願意別人這樣罵嗎？”

老于的妻子聽他說得理直氣壯，她看看旁邊在做功課的小兒子，和以前整天在外面玩的時候也大不相同。覺得自己的腦筋太舊了，怎麼這樣簡單的問題還想不通呢？

她含着眼淚對老于說：“萬忠爸，你做得對，不過，你要小心啦！”

四 遭到了暗算

有一天，于春銀和同志們在車站巡查，查

出了走私糖精一百多磅(兩九),他帶頭捉住一個姓顧的奸商。這姓顧的,心腸毒辣,跑過三江六碼頭(碼頭),是走私集團的頭子,他和鐵路上的貪污分子、小偷、二流子都有往來;做這壞事情一向順利,想不到碰上了這硬骨頭的于春銀,一點不買賬。他只得裝着笑臉,拿出一些鈔票向于春銀手裏塞,說:“幫幫忙,于同志,下次堅決洗手不幹。”旁邊一些跟姓顧的一鼻子出氣的奸商也都捧起于春銀來:“誰不知你老于夠交情,愛交朋友,你賞一個面子,大家臉上都飛金!”

于春銀一點不“客氣”的回答說:“不行,公事公辦,趕緊去補稅。”

姓顧的沒有法子,一面點頭,一面彈出了眼睛。他心裏恨透了于春銀,使他補了一筆稅款,丟了錢財,又下了面子。

後來,姓顧的還是繼續私運糖精,恰巧,又給老于查着了,老于當着姓顧的面說:“你

上次偷了稅，怎麼又來這一套？”

姓顧的厚着臉皮，裝出要哭的樣子說：
“老兄，能馬虎就馬虎一點吧。”

說着又塞鈔票給于春銀，老于搖搖手說：
“我還是只有一句話——公事公辦。”

姓顧的便翻了臉，對于春銀一揚手說：
“你太不識相，鈔票不要，好，我們來鬥一鬥
吧！”

于春銀也不退讓，他冷冷地說：“鬥歸鬥，
補稅歸補稅，走！”把這個一向神氣活現的奸
商氣死了，只好補報了一千多萬的稅和罰款。

這回，姓顧的可氣破了肚子，他在自己家
裏，拉了一批吃過于春銀“苦頭”的奸商，商量
對付于春銀。結果，他們定好了一條暗害于春
銀的毒計。

在一九五一年一月的一個中午，于春銀
正在吃飯，有一個鐵路邊拾柴的人來喊他：
“老于，有兩部卡車已經裝了貨，叫你去查哩！”

于春銀聽到有公事要辦，連忙丟下飯碗，趕到鐵軌旁邊去。

到了放卡車的地方，只見兩輛卡車背對背擺着，一輛上堆着茶葉包，一輛上放的橡皮。那姓顧的就做出陰陽怪氣的模樣，向老于招呼：“又碰到你了。這一回，嘿，我可是守法的，沒有帶什麼糖精。不過卡車底下有捆竹子（^捆讀_{ㄣ ㄣ}），不是我的，不要又說我掉槍花哪！”

于春銀聽他一說，果然見有一捆竹子，橫放在兩部卡車的當中，他便彎下身去檢查。哪

知姓顧的已經買通了卡車司機，司機一見老于全副精神在檢查，



就一開倒車，使于春銀來不及跑開，被卡車撞